

为师甜蜜蜜

□米丽宏

我表姐五一假期回乡小住，宿在我家。那时恰逢我所教班级处于中考倒计时50天，工作有点小忙。

表姐说：“看你这样，我为我的选择庆幸！幸亏我没当老师。”

我愣一下：“当老师咋啦？”

她一脸同情地说：“就说你吧：工作不按点钟，上班忙，下班也忙；工资年年喊涨，总也涨不了多少；再看社会关系，见面前就是长不大的学生。妹呀，这样过一生有什么乐趣？”

我轻笑：“姐，你只站在岸上看，哪里知道鱼的快乐？”

我向她讲述我的生活：春夏之交，我让学生带上课本和板凳去教室外的小树林上早读课。鸟儿们啾啾叫着避开我们，栖在不远处的高枝上静静地聆听。读书声响起：男孩子声音洪亮，女孩子声音清脆，还有闷声闷气的变声

期的嗓音，惹人发笑。我坐在一旁，挨个检查学生的背诵情况，心无杂念。有时叶子上的露珠掉落在课本上，啪的一声；小风溜溜穿过树丛，引来煦暖的晨曦；小树林里像花儿一样的人，被笼进绯色的暖阳里。

有阵子我阑尾发炎，动不动就腹痛如绞，疼得昏天黑地。一天，下班路上忽然腹痛发作，头上直冒汗，只好下车蹲在地上，等疼痛过后再走。我捂着肚子，看路上人来人往，无处得想掉泪。这时，我班一名男生和邻班的几个男孩正好路过，停下车问：“老师，您怎么啦？不舒服吗？”

我摆摆手说：“一会儿就好。你们先走，我马上就好。”

他们不理我的命令，嘀咕着商议片刻，把我扶起来，像个大人似的说：“老师，您坐好，我们送您去医院。”我想

推辞，可几个男孩子可不答应。他们把我的自行车存放在路边店里，架着我坐到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载着我前呼后拥往前驶去。在车流拥挤的地方，男生打着铃铛大喊声：“让一让！让一让！我老师病了！请让一让！”那天，他们把我照顾得像个女王。

我告诉表姐，就在那一年，距离中考还有15天的时候，我在一个晚上走进了手术室。之所以请求医生晚上加班，为的是能提前一天拆线，跟学生一块儿迎战中考。次日，学生陆续到医院探视。我床头柜上的饮料瓶里插满了他们采来的野花；床尾放着他们从家拿的憨态可掬的毛绒熊和洋娃娃，一个荆条筐里盛着满满的青皮嫩玉米，一方手帕包着四颗微红的桃子。护士进来，说：“瞧，你们老师的病房给弄得像个儿童屋。”我躺着，微笑着，感觉自己哪怕是在病痛中，心里也

幸福得开满了花儿。

听到这里，表姐若有所思，眼神柔和，深深叹道：“哦。”

我告诉表姐，我带的第一届毕业班的学生大都比我小6岁，都已经成家，好几名学生来电话让我给他们的宝宝起个好听的名字；第二届毕业班的学生有好几个正在谈对象，请我有时间见见，给他们参谋参谋；第三届、第四届毕业班的学生都在忙学业，有问不完的人生活题发到我的邮箱里……

我静静地叙述这些片段，表姐不再说话，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光。

我对表姐说：“姐，你只看到了我的忙碌和清苦，但没有看到我享受的幸福，也无法感受到我心中最深处的温暖。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我享受着我得到的。生活，像一块方糖，啥时候都是甜蜜蜜！”

上世纪80年代的前8年，我一直在学校食堂吃饭，最后两年则在单位食堂吃。那时食堂里的饭大致分成四个计量单位出售，二两起步，然后是三两、四两、半斤。女生或女同事，打二两饭的居多；男生、男同事打三两、四两、半斤的都有。

那时大多数人都不富裕，吃饭都是以饭为主，吃菜只是为了配合着能吃下去饭。食堂的潲水缸里每天都会有一些剩饭剩菜，量并不算很多，而且每天有人来收，拖到郊区喂猪，所以也不算糟蹋粮食。

随着快餐盒饭流行，有些食堂的饭渐渐不按分量卖了，而是按照“均码”分装进餐盒或餐盘。由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大家吃饭不再那么猛了。“均码”的饭量，男性大多够吃，女性往往剩下不少，变成了餐余垃圾。其实这并不算一个难题，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食堂就想出了办法，米饭按照分量分别以6毛、4毛、1毛出售，其中1毛对应的量是50克一碟的米饭。原本这么没毛病的，的确有一些节食的女生一餐只吃一两饭。而且对于准备吃二三两的人，打两到三份1毛的不就行了。然而这家食堂还是冷不丁出名了，不少人认为“1毛钱米饭”太矫情，是做秀、应景、炒作。

假如50克一份米饭出现于北方某高校食堂，我多少会有一点小小的诧异，不过出现在江

南，并不奇怪。去长三角旅游过的人都知道，路边快餐店里常摆着小份菜，一份往往只有两筷子的分量。而我姑妈在上海住了七十多年，至今经常去路边摊买一个苹果或者两个鸡蛋。如果姑妈到我们这儿来，那么买东西，摊主恐怕会勃然大怒，认为是在消遣他。旁人看到了，也会送她一句粗鄙的俚语“抠屁眼吮指甲”。

为什么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更加务实，不太讲究不必要的虚荣？可能源于自信，因为并不穷所以不担心别人因为自己“小气”而看不起自己。而许多并不富裕的地方，总有一些人穷大方，宁可糟蹋掉一些东西，也不肯被人视为“小气”，其实恰恰暴露了骨子里的某种自卑。

不久前看了一位旅游达人环游世界的视频，在欧洲许多国家，买一个苹果、一根玉米都是很正常的事，店员一点不觉得是在给他添麻烦。可见诸如一份米饭50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估计算不上新鲜事，更别说上热搜了。

总会有那么一天，走遍全国各地，到处都有50克一份的米饭。即便到了以豪爽著称的北方，在摊上买一个苹果也不会被理解为“消遣”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务实才能不断进步。不必要的虚荣，无异于作茧自缚，而且浪费社会资源。

同学小树辞职了，开了家名叫“树小姐和朋友们的茶”的茶室，约老同学去捧场。我叫上阿张，不是因为关系亲疏，而是因为在快节奏城市的寸光光阴里，只有阿张有档期。

虽然有同学20年不见的惊讶欣喜感慨，可有一些情绪还是不那么浓郁了，比如小树说到她勇敢辞职的事，阿张就表现得一点也不震惊，因为他一直在体制外，混得不赖，没必要为离开体制而扼腕叹息，他只是默默表达了自己对小树的支持，买了两罐茶，在吃饭的时候抢了单。

小树调侃有了二宝的阿张面容年轻了，身姿也挺拔了。他自谦是因为天天抱娃锻炼，面容年轻是因为天天哄孩子，变成了“幼儿园思维”。不知怎的说起同学段王爷，阿张说段王爷在写网络小说，写了有一百万字，发在朋友圈里自豪。对段王爷的消息，小树和阿张都很淡然，阿张年少时不折腾，现在更佛了。小树沉浸在她的茶世界中，不问俗事，人淡如菊，完全不觉得任何事情值得惊讶。连我随时携带的小朋友都不吃惊，她同学早就写网络小说了。只有我被惊到了，这比听说段王爷准备结婚了还震惊。

看到我的惊讶没有共鸣，我只好转而惊讶自己咋没注意段王爷发朋友圈的事。还有，我是怎样加的段王爷的微信的呢？又是怎样加了跟没加一样，彼此消失在对方的视野了呢？小树说段王爷很快抵达。我们吃饭吃得正嗨的当儿，段王爷出现了，我看到小朋友神情惊讶，很怕她冲口而出：“这就是你们班最帅的？”

好像我要为段王爷的脸崩头秃负责似的。

阿张头发稀少不奇怪，人家给两个娃当着爹，可段王爷的头发像几根不很旺盛的火苗一样在头顶徒劳地燃烧，就显得很

惶。段王爷这些年来既没有结婚也没有挣大钱，跟同学稀稀拉拉的聚会，不狗血也无爆料，很不符合一个单身中年的人设，这20年是经济飞速发展的20年，也是中年男人最披荆斩棘志得意满的20年，连我们这些姐姐们也都乘风破浪，呛水的呛水，冲浪的冲浪。而段王爷，好像在桃花岛上一样，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始终是“谈恋爱”。

小朋友掩口而笑，段王爷的帅气和情种的传说，连下一代都有耳闻，十七八岁大家谈恋爱他在谈恋爱，二十七八岁大家陆续结婚，他还在谈恋爱，大家可能还会隐隐羡慕他，三十七八岁，同龄人育儿的、为娃找学校的、闹分手的、闹暧昧的、闹复合的，不一而足，他还在谈恋爱。大家就会同情他。就好像大家在喝酸奶时他在喝酸奶，大家喝咖啡吃牛排、吃辣子鸡啃棒子骨他还在喝酸奶，大家现在喝茶喝枸杞了他还在喝酸奶，这就令人不知道该说啥了。可是多年来，同学聚会上说到段王爷，好奇是好奇，却不知该如何八卦，因为他只是在细嚼慢咽一道你们早就吃的菜，你没必要问他啥味道，你只想知道他为啥几十年如一日地吃这一道菜。可也不好意思探究，因为他把这件事精益求精地做，毫无功利地做，好像也并没什么问题。从他的角度看，有问题的是你们，你们不纯粹，连谈恋爱都不纯粹。

他不惑之年还在写网络小说，你就明白了他为啥这么多年一直在谈恋爱——他才是那个出走半生归来还是少年的少年，任凭岁月在他脸上身上毫不留情地碾压，比所有人都厉害地碾压。他向现实抵押了颜值阅历，换来自己内心的那个少年。只是，在如今这些活在另一个次元里的少年们的眼里，他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虽然不油腻，可就像他的发型一样，好寥落，好奇怪。



走进深秋

周文静/摄

像泡吧一样泡博物馆

□陆小鹿

我是一个热爱泡博物馆的人——“泡”这个字有多种意思，其中一个释义是：较长

时间地待在某处消磨时间。什么地方适合长时间地待呢？我想无论哪个地方，那一定能让身心愉悦、沉浸并不舍地离去的地方。博物馆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

我的家乡通州有很多博物馆：珠算博物馆、风筝博物馆、沈绣博物馆……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蓝印花布博物馆。

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一匹匹刚加工好的蓝印花布，正垂在栏杆上晾晒。参观后

我才知道，制作一匹蓝印花布要经过若干道程序：

挑选坯布、脱浆、裱纸、画样、替版、刻版花版、上桐油、刮浆、染色、刮灰、清洗，然后晾晒，每一匹布都是大自然与人类手工诗意的结合。馆内售卖各种蓝色花布的衍生品：旗袍、餐布、壁挂、帽子、背包……我买了一块蓝印花布回家铺在写作桌上，蓝白二色

画、山石……摆放整齐，线条简练，极具视觉美感；一个厅

是“文房雅事”，陈列的是明代文人书斋里的文房用具：湖笔、徽墨、宣纸、歙砚……还有一个厅叫“闲情偶寄”，展出的是明代文人的赏玩杂件，焚香炉、茶具、鸟笼……

明代文人追求清欢之乐，喜

欢以物寄性，涤烦消俗。

逛完苏博，我对雅致的明式书斋

发生了兴趣，当场下单买了

一本《长物志》。

对我而言，博物馆就是移动的

学习课堂，每次逛，每次都有知识上的

新收获。

有一回去上海当代艺术

博物馆看画展，看走在附近

街道闲逛，逛到一个艺术空

间，叫“移动的头脑博物馆”，

对其中几件作品印象很深。

一幅作品是用“油画+刺绣”

合作的方式创作的，刺绣的

线条被颜料固定住，塑造出

粗犷而诙谐的美感。

一件作品叫：树脂矩阵。

仔细看树脂，里面包的是生活垃圾：

报纸、废电线、废塑料……但

包进树脂里，却散发出像琥珀一

般的艺术感。

还有一件画作，名叫《飞翔》，画面上画

了一只鸟，但特别之处是：

鸟的翅膀冲出了画面，延伸到

画外，突破了限制，也给了

我惊艳之感。

这个小小的“头脑博物

馆”，给我带来的启示是：

博物馆无论大小，潜移默化

可以熏陶人的气质，多看

多接触各种形式的艺术，审

美的提高是在一点一滴中慢

慢发生的。

记得大英博物馆的中央

大厅地板上，镌刻了英国桂

冠诗人丁尼生的一句诗：

“让你的双脚，在此后的千百

年里，都站在知识中间。”

我想，这就是博物馆的价

值和纪念意义。

如今，外出旅游，打卡当地

的博物馆成为我的常规项目之

一。有时甚至会为一座馆

专赴一座城。

有一年，在网上看到贝聿

铭的作品——苏州博物馆，

粉墙黛瓦的山水设计，和苏

州古意盎然的城市风格十分

匹配。于是找了个双休日，特

地去了苏州。在苏博里看到

不少古物，有几个厅，兴趣浓

郁，逗留良久。

一个是“长物书斋”，展

示的是明代书斋的样板家

具。棕色系的书桌、座椅、字

具。

我想，这就是博物馆的价

值和纪念意义。

一个“长物书斋”，展

示的是明代书斋的样板家

具。棕色系的书桌、座椅、字

具。

我想，这就是博物馆的价

值和纪念意义。

一个“长物书斋”，展

示的是明代书斋的样板家

具。棕色系的书桌、座椅、字

具。

我想，这就是博物馆的价

值和纪念意义。

一个“长物书斋”，展

示的是明代书斋的样板家

具。棕色系的书桌、座椅、字

具。

我想，这就是博物馆的价